



龙吟曲



民国
萧逸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七）

龙吟曲

〔美国〕萧逸

龙吟曲

(美国)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375 印张 2 插页 31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8—071

ISBN 7—80605—682—3/I·587

定价: 21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25000)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天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哂哂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第一章 古楼艳妓

苏州府城门楼子下面，月前贴出了一张公文告示：

重金悬赏

通缉独行女飞贼一名，姓名年貌不详。

查：该女贼为一江湖独行大盗，颇精击技，尤擅轻功，夜行昼伏，于江宁、苏州境内，作案累累，官兵受其害甚剧，特定重金赏格以期缉拿归案。

通风报信成获者：赏白银二百两

擒获 送官 者：赏白银五百两

自公告日起至缉获为止均有效，盼八方豪士，共襄义举

此布
苏州府衙共启
江宁

年 月 日

告示是用朱砂红笔，写在黄纸上，每一个字都有碗口大小，分贴在四城娄、封、盘、胥、金、阊、平、齐等八处城门告示墙上。

这是苏州近来所发生的一件大事，莫怪乎全城的居民都惊动了，风风雨雨，为这座水秀花明的名城，带来了一片萧杀恐惧。

可是，当夜色来临的时候，茶楼酒肆照常满座，苏子河畔，

也不乏游客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如果兴犹未尽，还可到杂技园子里走走，那里有道地的苏州弹词，还有一种本地的小调，都蛮有意思。

在东城，穿过一道环城大街，就来到了一个更绮丽的地方，这是本城的销魂窟，尤其是华灯初上的时候，这地方一定是熙熙攘攘挤满了游客，鲜衣彩帽，摩肩擦踵，形成了一个最热闹的场所。

可是这几天，由于地方上出了一个女贼，官人查得很严，这地方的生意已淡得多了。

大街的西面，有一条幽静胡同，这个小胡同，小得连车子都不能进，有钱的大爷，寻乐至此，都少不得要穿一穿这条小胡同，据说本城堂子里最美的姑娘，都集中在这里。

今天这个时候，这条小胡同竟也显得冷清清的，只有三两个荷花大小，吆喝着带马的声音。

走进胡同里面，鼻子里立刻就闻到一种脂粉的香味，在扎着红绿灯笼的各个小彩门里，姑娘们闲得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有的嗑着瓜子儿，有的弄着丝竹、琵琶，靠巷尾的“宝华班”里，那个叫“小艳”的姑娘，倚在大红的木柱上，干脆就唱开了，她唱的是：

“小奴家没有客呀，两眼出了神呀，一个人呀，手托着那个腮帮子呀，牙咬着下嘴唇呀……”

几个毛伙，蹲在廊子两边，也闲得无聊，掷着点子，叮铃当朗的响着，一个毛伙跳起来，破锣似地道：“别唱了，再唱更没人来啦，我说小艳姑娘，你拣点热闹的唱好不好，来一段‘卖油郎独占花魁女’怎么样？”

那个生得白白净净，叫小艳的妓女，白了他一眼，啐了一口道：“别穷嚷嚷，嫌没客人，就该出去拉呀，你没瞧么，咱们

这窗户上都生了锈啦！”

那个毛伙跺了一下脚，道：“这一行，我真是干不下去了，妈的，这骚贼哪儿不能去，偏偏藏在咱们苏州，我要是抓着了，我呀，挖出她的心肝下酒喝！”

小艳噗哧一笑道：“别吹大气了！”

这时候门口突然走进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，手里拿着花篮，娇声道：“姑娘买花吧！茉莉花，香啊！”

小艳就乐得像小马一样地，跳过去道：“来，我看看！”

那个破锣嗓子的毛伙，苦笑笑，拉开了喉咙，高声叫道：“谁要买花呀，卖花的可是来啦！”

这一嚷嚷，立时就由楼上跑下了十几个，莺莺燕燕之声，吵成了一片。

“我买，我买！”

“喂！金虎，看着她别叫她走了，我拿钱就来！”

毛伙咧嘴笑道：“放心，她走不了！”

一时，分穿五颜六色的姑娘，都跑过来了，笑着叫着，把那个卖花的小姑娘围得紧紧地，急得她尖叫道：“别挤！别挤！唉哟！谁踩了我的脚啦！”

老鸨子摇着芭蕉扇也由楼上走下来，见状，大声嚷道：“都别吵，我说小茉莉，把你的花拿过来，叫我先挑挑！”

说着她就扭着她那个胖身子，走过来，几个毛伙慌忙站起来，就在这时，侧边的一个小门，“吱”一声推开了。

大家禁不住一齐转身望去，进来的是一个老头，手里拿着一根细竹竿，竿上挑着一块布，背后背着一个小药箱。

他向姑娘们一笑，然后扯开了嗓子，高叫道：“金——枪——不倒！”

才吆喝一句，就被姑娘们给撵了出去，老鸨也气得怒骂道：

“什么东西！这老小子最不是东西。金虎，以后他再进我们的班子，就打断他的狗腿！”

金虎笑得嘴都合不拢，这时鸨母已挑好了几朵花，交给一个妓女道：“叻，把这几朵花，给芷姐儿送去，叫她别老在房里闷着，也出来溜溜腿！”

这个妓女答应了一声，接过花就转身跑了。

别的姑娘，有的撇嘴，有的小声道：“这老东西眼睛里就只有一个芷姑娘，真比对她的妈还孝顺！”

另一个冷笑着说：“这叫做一物降一物，你看人家芷姑娘，来到班子几个月啦，就是不接客，这老货对她也一点办法没有！”

先前说话的那个姑娘，穿着青色的小袄，留着刘海发，倒也清秀可人。

她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谁叫人家命好呢，没听说么，人家是落难的官家千金，卖艺不卖身，人家嗓子好，又漂亮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忽听金虎吆喝道：“客来！”

姑娘们闻声抬头，门外来了一骑大黑马，马上客人已翻身下了地，他穿着一袭宫纱宝石长衫，外罩天青色的京缎小坎肩，这只是一个背影。

金虎抢上去接过了马，哈着腰：“大相公，屋里坐！”

这人一转过身子，金虎不由怔了一下，暗呼：“喝！好俊的小子！”

包括那个鸨母在内，所有的眼睛都直了。

她们真想不到，这种地方，竟会出现如此一个人物。来人是个二十四五的少年，约莫有六尺左右的身材，他那么挺直的立着，像是一棵梧桐，金虎在他的身前，这时更显得丑陋不堪，可说是“判若云泥”。

白净的面皮上，衬着剑也似的一双眉毛，那双瞳子，虽带

有几分含蓄，却掩不住锐利的目光，他儒雅，但是魁梧，他英俊，又有些少年人的风流神采，令人望而生敬，却又十分地想去亲近他！

鸨母立时含着笑，迎出道：“哟！我说大爷，你是第一次来吧，我可是瞧着眼生，快请里面坐吧！”

院子里的姑娘们，也都不买花了，只管用眼睛瞅着他，这个人突然地来临，这份俊逸的仪表，吸住了她们每人地目光，甚至于有的连招呼都忘了打了。

少年在众目之下，那张俊脸，禁不住微微发红，他轻轻咳了一声，显得有些不自在。

鸨母推开了红漆的两扇格花门，笑着把他让了进来，落坐之后，又笑着道：“大爷你贵姓呀？”

少年讷讷地道：“我姓郭。”

鸨母嘻嘻一笑道：“郭少爷，我叫几个姑娘来给你看看，我们宝华班是这地方出了名的美人窝！”

这时就有一个穿红衣的小丫头，端着一盘梨子，一碟瓜子走进来，向少年请了个安道：“少爷，请用点果子吧！”

郭姓少年，微微摇头道：“谢了！”

这时鸨母拉长了嗓子道：“绣云、追月，你们来呀！”

少年忙摇手道：“且慢！且慢！”

纱门一开，一下子进来了四个花不溜丢的姑娘，手里都拿着手绢，为首一个高个子大眼睛的姑娘，她叫绣云，她后面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，叫追月，模样儿都挺不错，只是绣云鼻子扁一点，追月的那双眼睛，真有点像“新月”，小得成了两道缝！

这两个一左一右依上来，分坐在少年左右，绣云嘟着嘴笑道：“怎么啦？不理人！”

追月轻轻推了他一下，方要撒娇，没料到，这少年，猛然

双臂一分。

他本是一个随便的举动，可是，两个姑娘竟都像绣球似地滚了出去，各自发出了一声尖叫！

鸨母吓得脸上变色道：“大爷，怎……怎么啦？”

少年显得不大好意思，道：“我来此是专为拜访这里一位芷姑娘的，不知她在不在？”

绣云本还想赖在地上撒娇，听了这句话，她就一撇嘴，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呀！”

追月一面啊哟，一面站起来，向着那鸨母道：“妈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！人家找芷姑娘，你又叫咱们出来干嘛，差点扭了我的腰……啊哟！”

鸨母咧嘴一笑道：“我的大爷，你找芷姑娘，干吗不早说呀？再说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力！”

追月还哼哼着，走到了少年面前，道：“不管，你得给我揉揉！”

少年忽地剑眉一挑，鸨母眼快，生怕激怒了这个客人，赶忙把她推了开去道：“去吧，叫你凤妹妹给你揉去吧！”

几个姑娘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去。

少年微微皱眉道：“芷姑娘不在我就要走了！”

说着站起身，鸨母一笑道：“在！在！我的爷，你别急呀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就伸手来拉少年的袖子，可是当她看见少年那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时，却禁不住又把伸出的手又收了回去。

然后她眯着一对小眼，阿谀地笑着说：“大爷你可真是好眼力呀……”

哧哧一笑，她又低声接道：“方才那些个姑娘，要是跟芷姐儿一比，简直是星星比太阳，不能比啦。可是，”接着她又笑了笑道：“可是价码儿也就……”

少年微微点头道：“这个无所谓！”

他探手自袖筒里，拿出了十两重的一锭纹银，笑道：“这点银子，算是给芷姑娘买花戴的吧！”

鸨母接过，笑得合不拢嘴道：“太多了，用不了、用不了！”

说着又着实打量了少年几眼，点头笑道：“我看大爷也是个爽快人，我也就直说了，我们芷姑娘可是官家千金，卖艺不卖身……”

言才到此，那长身少年，突然发出一声朗笑道：“久仰芷姑娘出污泥而不染，所以今日才特地来访，我如果有那种肮脏的念头，岂不是冒渎了她！你不必关照！”

鸨母口中连道：“是、是、是！”

又弯腰讷讷地道：“可是还有一点，芷姑娘可是不随便接客人的，如果她不愿意……”

少年一笑道：“我马上就走！”

鸨母这才笑嘻嘻地道：“大爷，可真有你的，这么说我倒是不好意思了，请随我上楼去吧！”

少年点了点头，那肥胖的鸨母，招呼那个穿红衣的小丫鬟道：“给大爷掌灯！”

三人离开了堂屋，来到了一个四合院，那脂粉香味更重了，在贴着各色窗户纸的绣房里，传出五颜六色的灯光，隐隐可闻调笑之声，还有唱弹词的，唱梆子戏的，整个院子乱哄哄的。

长身少年有些不大习惯地皱了皱眉，这时鸨母却领着他又走出了这片院子，穿过了一个月亮洞门，先前所感觉的脂粉俗香，顿为一阵阵清淡的花香取而代之。

在两排长青树的拱奉下，是一条水磨方石的花径，花径两旁，盛开着一一种叫“软枝黄蝉”的黄色大花。

少年自丫鬟手中接过了灯笼，回身照了照洞门，其上有一

小方玉匾，刻着“长春馆”三个梅花小篆，笔力十分挺秀。

鴛母咧着嘴笑道：“这是芷姐儿自己刻的，字也是她描上去的，上个月才装上去！”

长身少年点了点头，心中忖思道：“这位姑娘果然不凡！”

顺着这条花道走下去，有一座茅亭，茅亭后面，是一片荒芜的草地，草长过膝，苍凉僻静。

在亭子左面，又有一条小道，蜿蜒地通向一处阁楼，楼前插有两盏长灯，灯光映照着楼前的青竹和开得一片绯红的夹竹桃，愈发显得美雅而有诗意。

这时候，正有人在楼内吹弄着笛子，袅袅的笛音，似乎是在倾诉着什么。鴛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她又在想心事了！”

说着上前推开了门，高声唤道：“春红，快下来，有客来了！”

长身少年这时突然有点后悔，正想阻止，已是不及，只听笛声忽止，楼上传出了一娇嫩的声音道：“来啦！”

接着自楼上跑下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绿衣小姑娘，这姑娘头上还梳着丫角，嘴角微微上弯着，带着几分稚气，她下得楼来，一双眼珠子骨骨碌碌地向着少年转着，面上有几分惊异。

鴛母一指少年道：“见过郭相公！”

春红忙一拂请安道：“郭相公！”

长身少年微笑道：“这时候打扰你们主婢，太冒昧了！”

春红笑着说：“现在才早呢，我上去请咱们姑娘去，相公你先坐坐！”

鴛母站起来道：“我也上去看看她！”

说罢就与那个叫春红的女婢上楼去了，这时那个打灯笼的使女也已退出院外，堂室内，只剩下了少年一人。

他站起了身子，随便踱步，见这间客厅虽不甚大，摆设却十分精致，一套红木的太师椅，上加猩猩红缎子坐垫，西面一

扇绢屏，屏上绣着八仙过海，绣工很细，似非本地刺绣。

正中粉墙上，挂着一幅中堂，画的是竹子，两边一副对联，写的是：

好书悟后三更月

良友来时四座春

没有上款，下款署名是“江南白芷”，心中不由一动，自然这“江南白芷”必定就是芷姑娘本人了。

谁能想到，风月场中，会有如此一个角色？

他望着这副对子，不禁有所感触，正自醉心，忽见鸨母笑着自楼上下来，低声道：“郭相公你真是好福气，我们姑娘这就下来了！”

几步跨下楼来，轻笑着又道：“大爷，我可是走了，往后瞧你的了。”

说时，一身肥肉都动了起来，开心地摇着大屁股走了。

这时那个叫“春红”的丫鬟在梯口探出头来，向着少年连连招手道：“郭少爷，请上楼来！还有，我们姑娘问你的大名怎么称呼？”

少年笑了笑，道：“我叫郭飞鸿！”

一面拾级而上，春红一双大眸子在他身上转着道：“郭少爷，你住在本地？”

郭飞鸿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登楼后，由春红引到了一间香阁内，郭飞鸿方待落座，忽听背后一声轻笑道：“郭相公，劳你久等了。”

郭飞鸿不由吃了一惊，猛然转身，只觉得眼前一亮，不知何时，背后已然俏立着长身玉面妙龄少女。

那少女生得简直太美了，她那么亭亭地立着，平视着，像是月下仙子一般，忽闪着一双剪水双瞳。

总之，她这么突然地出现，使得郭飞鸿一阵急速的心跳，他只觉得这姑娘美极了，那眉儿，双瞳，樱唇，瑶鼻，无一不美，那俏丽的一双唇角，更似风情的源头，只消微微牵动，双颊上便弥漫出万种情态！

这就是眼前的芷姑娘，她还留着漆黑的一头秀发，只是那么随便地挽着，看来却越增韵致。

郭飞鸿微微欠身道：“岂敢、岂敢！我来得太冒失了……姑娘你不要见责才好！”

这位艺名白芷的姑娘，秋波向着他微微一转，浅浅一笑，露出一对梨涡儿，道：“相公快请坐！”

接着转向着春红道：“给这位相公倒茶！”

郭飞鸿称谢落座，只是他那双痴情的眸子，仍直直地望着她，望得她怪不好意思。

这位芷姑娘上身穿着一件粉色弹墨的小汗衫，下身则是一袭葱色的八幅风裙，脚下是一对绣有兰草的青缎子花鞋，竟然是一双天足。

她似乎发现对方在看她的脚，不由微微一藏，浅浅一笑道：“相公你家就住附近么？怎会想到来这里玩？”

郭飞鸿初来，本有几分情怯，可是由于这位白芷姑娘的大方举止，以及为她不俗的仪态谈吐所感染，渐渐也就回复了原有的开朗。

当时闻言之下，他含笑道：“久仰姑娘风范，今日特来拜访，想不到姑娘竟是如此女中翘楚，好不令人钦佩！”

芷姑娘露出了细白的玉齿，瞟着他笑道：“女中翘楚，我哪里敢当，郭相公真会说笑话！”

说到此，娥眉微垂，似乎勾起了一点轻愁，轻轻叹了一声，苦笑道：“相公只要不嫌弃，已是感激不尽，怎当得这钦佩二字。”

郭飞鸿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与姑娘，虽属初见，但觉姑娘秀质天生，风华绝世，莲花不染污泥，更是难得，怎敢出言讥讽，姑娘万请不要误会才好！”

这位芷姑娘，闻言不由微微一怔，那双澄波眸子，含有几分怯意地向着郭飞鸿望去，遂即轻轻点头道：“相公这几句话，我可是记在心里了。”

说着话，春红已捧着一个古瓷盖碗走出来，芷姑娘微微一笑道：“相公请用茶。”

她说着遂自春红手中，接过了茶碗，送向郭飞鸿面前。

郭飞鸿双手迎接着道：“谢谢姑娘，我还不渴。”

话未完，不知怎地，只见这位玉人儿似的芷姑娘，足下踉跄一滑，口中“唉呀”叫了声，手中茶碗，整个地向着郭飞鸿身上飞了过去！

郭飞鸿不由为之一惊，事出突然，不及防备，只见他口中“噢”一声，右手蓦地向外一分，掌心微送，已用食中拇三指，轻轻捏住了盖碗的底部。

同时间，他身形侧转，如同一只燕子似地飘到了一边！

那种姿态，看起来真是美极了！

这两种动作，几乎是同时施展，接碗，腾身，刹那完成，等到落地之后，再看手中那碗茶，依旧是原来的样子，滴水未溅。

这轻快捷巧的身手，在他施展起来，丝毫不觉得勉强，竟是那么自然如意。

芷姑娘似乎微微呆了一下，可是接着她就嫣然一笑，道：“相公，好俊的一身本事！”

郭飞鸿急切间，不自觉地施展出了一手轻功，为对方看出了秘密，脸上也显得有些 unnatural。

可是，他也不介意，当下关心地问道：“姑娘你的手可曾烫